

寧陽文史資料

第三輯

努力把我县
史料资料工作
提到一个水平

成庆年题

县委书记乔善泉题词

高舉愛國主義旗
幟办好文史資料

趙一民

縣長趙一民題詞

目 录

- 汶水翻腾云山怒……………张荣光 (1)
- 革命心情革命路，常忆当年行经处
……………周鲁 (17)
- 回忆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
……………武效周 (54)
- 开辟和建立南驿区的回顾……………许星煌 (67)
- 投靠日伪前的王绍武……………樊广瑾 (86)
- 日伪“模范”县知事王绍武
……………肖传淇 尹燕生 (100)
- 日伪道尹王绍武在济宁的片断
……………袁静波 (128)
- 汉奸王绍武之死……………孔德润 申登麟 (146)

回族人民的好女儿——马福贞

.....县妇运史编写组 (154)

宁阳师范教育简介.....教志办 (158)

笃志于医 劬劬终生.....崔怡方 (169)

宁阳红枪会的兴灭.....曹化德 (178)

乡规民约 同保古迹.....李登高 (185)

宁阳大枣.....刘传新 肖传淇整理 (187)

宁阳犬肉.....王介民 (196)

宁阳历史及山川景观述略.....梅长冬 (200)

宁阳故城简介.....郭广盈 (214)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219)

宁阳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222)

日 伪 道 尹

王绍武在济宁的片断

袁 静 波

趾高气扬 接印视事

王绍武是1944年夏，由日伪宁阳县知事升任充济道尹的。在他接印视事前，充济道公署前东院的省警备队充济道指挥部内，人来人往，接待频繁，并不时做些修整房屋，打扫庭院，添置铺板、家具的工作。署内一般中小职员虽然感到当时的气氛异常，但对实情是不漏知的。在一天的上午下班前，秘书室下了书面通知：“今日下午二时，各科室全体人员一律佩带徽章，在本署门前列队欢迎新任王道尹莅署视事。勿误为要！”

下午，职员们都提前到达指定地点排队等候。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不时见有三五成羣的

公务员穿梭般地出出进进，只是没见到王的到来。大家都等候得很焦急。约四点多钟，一彪人马，全副武装，有坐大卡车的，有骑马的，有骑自行车的，还有四路纵队齐步走的，蜂拥而到。个个傲气十足，剑拔弩张，一齐走进署内东南院道指挥部驻地休息去了。但这时大家仍不见王的到来，不免互相探询，后来有人说：

“道座早就抵达济宁了，不过在进署前必须先去县前街（浸信会原址）陆军联络部（特务机关）向林部长（日本人，叫林千久治）稟见，并请面示机宜”。

欢迎者在门前继续等候，等到五点左右，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至。只见一个中等身材，四十余岁，紫黑面庞，头歪在左肩上，身穿毛料协和服的人，首先下了车，这就是王绍武；接着秘书郜守信、卫队长郭福顺、翻译朱坤亭等陆续下车。他向欢迎者频频点头致意。大家也一起尾随其后，进入署内。

旋由原民政科长唐星阶代表前任道尹程鎔移交道印、名册等，办理各种交接手续。张贴出大红就职告示后，全体欢迎人员齐集后院楼

前听新道尹训话。训词的大意是：本人接篆充济道尹之职，仍秉承特务机关林部长之指示，遵循“友邦”中日亲善之主旨，在“剿共灭党”，勤俭建国的原则下，共同努力，建设“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内政方面，一本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委员长、山东省唐省长多年来勤政爱民之初衷，追随程前道尹，巩固既定之业迹，萧规曹随，一如既往，谋求全道区民众的共同幸福。署内一切人事基本不变，希望大家各安岗位，尽忠职守为盼。……他讲完了开场白后，大家才散会回家。

前任道尹程鎔，是历任省会警察署长、山东警务厅长升迁而来的。他在伪组织中有一定的渊源，这次由充济道调升济南市市长之职。其原旧班底如荐任秘书迟海鸣、民政科长唐星阶，荐任视察马世成等嫡系人物，除留唐星阶代表办完移交手续再作安排外，其余大批人员均已随程至济南。

此外程还对原任民政科长秦超武、财政科长朱逸轩、教育科长张炳煌、警务科长王玉江等，早在离任前就放了几个“起身炮”，分别

保荐汶上、嘉祥、曲阜、泗水等县的县长。

培植党羽 任人唯亲

王绍武到任后，就把他在宁阳县部队和机关里的文武僚属随身带来了。整个道指挥部换成了清一色的“王记亲兵”，整个道公署各科室主要人员也都换成清一色的滋（阳）宁（阳）二帮。原来担任道署门卫的道警备队都被遣回，换了他自己的人。接着对道署科室也进行了较大的刷新调整，如荐任秘书换为原宁阳县秘书郜守信，委任秘书为夏长民，秘书室人事科员为沈子英，民政科长刘芷升、财政科长朱鼎、建设科长张慎行、教育科长也是从宁阳带来的，系该县商会会长宁明斋的儿子宁鹏远。

此外便是竭力地充实军事装备，加强部队建设，以道指挥部为基础，健全组织机构，委派主要官员。从此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充实力。不久新建起的道指挥部也是由王绍武兼指挥，另以邵珠玉为副指挥，郭友三为军事

科长，王怀卿为军法官，郭福顺为大队长，并加强了卫队连、机抢连、手抢排等实力组织。

与此同时，王绍武还从他数年来在滋、宁一带厉兵秣马亲手组建起来的“御林军”中，除选拔一部精锐带来身边为他保镖外，其余在宁阳县留守处和兖州店子街各驻扎一部兵力，为其保家护院，并在道指挥部内架设通往所属各县的电话专线，设有总机，以便随时直接通话调遣。

王绍武为了醉心于他对全道区的武力统一，除了采取上述措施外，还建议省府撤换了充济道所属的几个县长，都保举素有带兵经验的他的亲信。如嘉祥县长江宝源，邹县县长冯祿元，宁阳县长梁金铭等。这些人或是戎马武夫，或是日本翻译，都是与王绍武臭味相投的。

济宁县是充济道的驻地。原县长凤鸣歧（字字樵，安徽凤阳人，曾任滋阳等县县长）沉浮宦海，饱经阅历，而其为人又是机警圆滑，八面玲珑，为一斫轮老手。在王绍武看来，与他自己时时想垄断枪杆的军事野心格格不

入。但凤鸣歧又居于道属的肘腋之下，深恐日久难以驾驭。乃用“观察”之权，借修铺南门大街石路案将他弹劾离任，旋又保荐亲信张鸿光递补凤缺。张系东北人，通日语，曾在刘本功手下当过翻译，也是歪头，所以当时民间流传了一首歌谣是：“济宁州，潘家楼，道尹、县长俩歪头，常在一起搞阴谋，纵兵扰民找理由”。

张鸿光到任后，接着把原济宁县警备队副队长赵松元撤换，另委王绍武由宁阳带来的卫队长郭福顺接充斯职。从此济宁市的军政大权也都贴上“王记”的标签。这时王绍武经常开怀畅谈他的“一统天下”。

王绍武在宁阳的一帮旧班底，瞬息之间都坐升一级，变成了充济道的新骨干。在他接任不久的一个中秋之夜，王豪情大发，兴高采烈地召来济宁著名的京剧演员刘凤霞、筱艳琴的戏班，在道署楼院大摆堂会，并盘灶备席，欢宴羣僚，以示庆祝他的荣升之喜。在当时衙门内外，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甌觥之上，锣鼓齐鸣，袍笏登场。酒宴席间，觥筹交错，拇战

不休。特别自宁阳追随而来的文武百官，更是羣魔乱舞，弹冠相庆，一直喧嚣至午夜，方才尽欢而散。从另一个侧面确也体现了官场中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遗风。

臭味相投 灵犀互通

物以类聚，人以羣分。王绍武接任兗济道尹后，与曹州道所属的郛县长刘建勋，即刘本功，款曲时通，接触频繁，他两人本为一丘之貉，对扩充实力、垄断枪杆是志同道合、颇为一致的，所以在相互之间也心领神会的遙相呼应。刘本功在济宁城内大文家街设立自己的修械所时，得到王绍武的多方支持；在与惯匪陈德山（小良子）发生矛盾时，便与王绍武沆瀣一气，秘密计议，拟假潘家大楼巧设“鸿门宴”，对陈下手。后被陈窥破机关，未能成功。

由于当时王绍武受上峯器重，荣膺简命，位居道尹。从官阶上高于刘本功这个僻壤小县的芝麻官。而刘本功认为自己虽在郛城做官，

而妻子财产却多在济宁，只好对王百般攀附，曲意拉拢，以便随时有所借助，因此二人感情日笃。

从表面看，王、刘都是武弁出身，而实质上刘本功在鲁西盘根错节已经多年，并且逐步招兵买马，不断扩展。按当时情况，似比王绍武的实力雄厚。日本投降前，王、刘就已合作，刘本功便有恃无恐地向济宁逐步蔓延。如不时往来、驻扎小股部队，在济宁城里设立修械所，制造和储存各种武器、弹药。到了1945年夏、秋之交，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鲁西一带有了很快的发展，以强大的攻势，先后包围、解放了部分县城和村镇。“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巨野、郓城等县相继解放。这时刘本功如丧家之犬，无处容身。他突然想到狡兔尚有三窟，幸而自己在济宁营谋了一点基础，现在正可利用。于是便带着文武属员奔来济宁。当时其他方面的势力尚未到达。刘本功、王绍武早年既成契友，时值非常时期，患难与共的江湖义气也是不容讳言的。所以刘本功及其一帮军政人员，也就暂时在此安身立命

了。

喧宾夺主 鹊巢鸠占

正在王绍武、刘本功惶惶终日，举棋不定之时，国民党的“前进指挥所”进驻济宁。刘本功的嗅觉特别灵敏，当此指挥所立足未稳之际，急忙抢先派其高参阎冠英与该所指挥徐继武进行秘密会谈。徐、阎素有僚属旧谊，经过几度磋商，便很快洽谈成交。从此，刘本功由一个郛城县流亡到济宁的汉奸县长，马上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山东省保安特务第二师师长”兼济宁“城防司令”。

事到如今，王绍武方如大梦初醒，但已悔恨莫及。回忆自己在过去的八年里矢勤矢勇，报效“友邦”，苦心孤诣地谋取上峰的欢心，好不容易得了个“荣膺简命”，方期飞黄腾达，再求发展，不料“好景”不长，风云骤变，如今难免汉奸罪责，终日志忑不安，吉凶未卜。而眼前的暂时安慰，又被客居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刘本功捷足先得。面对这种鹊巢鸠

占的不义之举，对刘极端愤恨，从此他俩遂成冰火之势。但在那种非常时期的环境里，谁也奈何不得谁。

时隔不久，王绍武经过多方钻营也弄了个“山东省保安特务第四师师长”的头衔。这时王绍武笑逐颜开，如释重负，他认为现在已与刘本功并驾齐驱，同为国民党的“师长”，但刘在济宁原为客居，自己才是管辖这个地方的主人。国军既然一时不能北上，他俩官阶相同，应当和刘本功在此平分秋色，才合意愿。可是自己所不足的是没有“济宁城防司令”这项兼职、仍为心中最大的遗憾。

在刘本功则觉得他已先入为主、并且身兼城防司令的实职实权。现值四处风云紧张之际。为了整肃内部，统一指挥，决定将旁系部队一律驱逐出境，不得在济宁城关驻扎。故在短期内，王绍武所属的官兵也就全部被迫离开了济宁。

图穷匕见 蓄意报复

1945年冬季，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

悍然发动内战。这时美帝国主义尽管假惺惺地派马歇尔来中国组织军调小组，进行军事调解，但蒋介石的部队却加紧部署，到处抢占地盘。与此同时，鲁西南各县的抗日民主武装力量也逐渐壮大，除先后解放了几个县城和村镇外，还扼守一些要害地方，与国民党军和土杂部队形成对峙之势。

这时，王绍武既被刘本功驱逐出境，在济宁已不得立足，而兖州又为吴化文部所占，更无法返回故乡。他起初只有在附近几县的各路军队夹缝中伺机过往，无非是南投北奔，东碰西撞，犹如盲人瞎马，到处乱闯。就这样驻无防地，食无饱糈，拉着队伍四处流荡，其所部自然也就日渐凋零。就是所剩的残余人员，每日的各项所需仍然是无法解决，弄得王绍武真是走投无路。他忽然心想就近投靠吴化文部，经初步试探，吴的条件过苛。又经多方托人说情，最后的答复还只是收编士兵，不接纳官员，对王本人亦需经过一番考核后再作定夺。王绍武岂能接受如此条件，故对投吴的念头又成泡影。在这种无可奈何之际，一腔怒火不由

得又都集中在刘本功对他不仁不义的愤恨之中，乃下定决心，誓死与刘一决雌雄。但他忽又冷静下来，环顾自身的条件，却是兵寡械缺，粮尽援绝。对方高踞城堡，威震一时，又有国民党作后台。相对之下，显得自己势单力孤，自惭形秽。为目前计，岂敢轻启战端，加速死亡。

王绍武终于接受了他人的建议，不得不忍辱负重，另投新主，到正在鲁南活动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张里元麾下，以赎前愆。这时，王在大势所迫的情况下，只好降低要求，再托说客，经过双方秘密议定：首先以张里元这个正牌的国民党军苏鲁战区游击司令的名义到济宁察看刘本功的防务情况，同时也亲自了解王绍武现存的实力，俟其胸有成竹后再作实际定夺。在王绍武方面认为，经过刘本功多日的排挤，目前已至山穷水尽之境，自己独树一帜的局面，已是万难实现，只有“身靠大树有柴烧”，依附在这面名正言顺的国军大旗之下，若能遇机进言，使张里元对刘本功挑衅开战，则是更中了自己的心意，能以借刀